

322717

蘇聯文學叢書

虹

瓦希列夫斯卡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蘇聯文學叢書

虹

瓦希列夫斯卡著

靖華譯

蘇聯文藝叢書編輯委員會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·北京

書號 14

虹

著 者 瓦 希 列 夫 斯 卡

譯 者 曹 靖 華

出版者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

京20001-30000

定價11,000 元

一九四三年十月重慶新知書店初版

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重排第一版

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三次印刷

譯者序

—

瓦希列夫斯卡 (Wanda Wasilewska) 原籍波蘭，於一九〇五年生於波蘭克拉科 (Cracow) 城的近郊。父親是一個富於國家思想的波蘭革命者。他們平時都埋頭於社會工作裏，對於孩子的教養，很少注意到。作者幼年的時候，可以說是沒有人照料，自己長大的。她的家是在工人區裏，她的住宅，是工人區裏唯一的一座大房子。那時同她一起玩耍的，儘是些衣服襤褸的窮孩子。這些小朋友的悲慘生活，在她幼稚的心靈上，烙了一個不滅的印記。

一九一四年，世界大戰起來的時候，她同祖母和姊妹們就住到鄉下去。

波蘭富於國家思想的小資產層的革命份子，這時都大爲活躍起來。他們沒明白帝國主義大戰的本質，希望着戰爭可以幫助波蘭解放的。作者的父母，就是屬於這派的革命活動者。他們也被捲入到這大戰的漩渦裏，都徹頭徹尾的從事於社會活動去了，好幾年都沒有顧及到自己的孩子們。孩子們挨着餓，受着戰時農村的一切的艱苦，同農人們一起過着窮困的生活。

作者在這時，同農人的孩子們一起參加田裏的工作，同他們一塊兒忍飢受餓，一塊兒去採野果子，在野火上烘蘑菇。

在這兒，在農村裏，她第一次接近了農民，理解了農民的生活，這些使她後來成了一個堅強的革命者，這些印象，根深蒂固的入到她的意識裏，使她後來的創作，走上現實主義的道路，使她的作品，成了真正人民的作品。

一九一七年底，作者的父母，把這在農村『長野了』的小姑娘，帶到城裏受教育去了。她入到克拉科的中學裏，過起正常的生活來。

一九一八年，產生了所謂『獨立波蘭國』，作者的父母，爲了牠曾經奮鬥了多年的。他們希

望着這波蘭國能把一切民族問題解決了的，想着正義，自由和民主，將同這新國家一起出現的。可是這獨立的波蘭一開始，這位十三四歲的小姑娘，就看出來社會上種種不是他們所預期的現象。她看到這兒在實質上同從前是一點也沒有改變的。爲着真理，爲着正義，爲着人民的自由與幸福而奮鬥，這是她所決定的道路。

作者一人到大學裏，就捲人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的狂濤裏。一九二三年，參加了克拉科的工人運動。這時她一面在大學讀書，一面出席工人大會，作報告，演說，馬上就成了極有說服力的動人的演說家，成了人民的喉舌了。

一九二七年，她在大學語言科畢業後，就當起教員來。幾年的光景，她跳了不少學校；因爲她的自由思想和參加工人運動，到處遭到學校當局的解聘。後來，在學校教書和在機關服務，完全成了不可能的了。她就到烟草工廠作工去，可是在這兒也同樣是碰釘子。廠家向她一瞟，就冷冷的說：『我們需要的是工人，而不是煽動家。』

她的第二個丈夫（第一個丈夫是一個革命的大學生席曼斯基，已故）——馬里安·包迦特柯，是一個進步的石匠，是克拉科工人運動領導者之一，他在這兒也無法立足了。他們夫婦倆

6A12 5/12

就帶着女兒，被迫離開了克拉科到華沙去了。

在這兒，作者在波蘭教員聯合會裏找到了一點工作。最初，她在這會裏出版的兒童雜誌方面作校對，後來作編輯。在那整個的黑暗局面下，工作意義的重要與條件的艱苦，是不待說的了。現在她擔任編輯工作，同她過去教書時一樣，並不會放下革命活動。如果說她像一團火，那她的火燄只有比過去更熾烈罷了。當時她所領導的波蘭教師的罷教，就是一個例子。這是波蘭教師破天荒的創舉，罷教繼續了三個月。

這以後，她的生活更陷入絕境了，一切生存的道路都斷絕了。孟子說：『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』窮困的煎迫，艱苦的考驗，對她都不過是一種砥礪，她只有更昂奮的向自己理想的路上邁進而已。

她的緊張的革命工作，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九年秋天大戰爆發的時候。大戰爆發了。平時只善於鎮壓人民的好像紙紮的波蘭政府，一遇到這戰爭的烈焰，就即刻火化了。

作者在遍地烽火裏，踏着變成了焦土的城市和鄉村，步行了六百公里，到了蘇聯邊境，到了

社會主義的國家。她覺得這是到了老家，到了真正的故鄉。她在這兒受到全體人民的盛大的歡迎，得到全體人民的骨肉之親的關懷，歡迎這位爲自由而戰的堅強的女戰士，關懷這位傑出的戰鬥的蘇聯女作家！

在這兒，她被蘇聯人民舉爲參加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，參加建設新生活的工作。

從衛國戰爭爆發的第一天起，她就執筆從戎，投身於大戰的血火中，加入反法西斯侵略的武裝行列裏，擔任從軍記者以及軍中文化工作，出生入死，以至今日。

二

瓦希列夫斯卡是一個革命者，是一個爲自由，爲光明而鬥爭的勇猛堅強的戰士，而同時也是一個戰鬥的天才的政論家和文學作家。寫作和她的革命活動是分不開的，也可以說，寫作對她是戰鬥的一種方式，一種手段。她看自己的作品，只是爲了達到更高尚目的的一種手段，是反抗惡勢力的一種工具。她在自己的回憶裏說：『在勞動者爲了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裏，書

籍也是一種武器。』藝術對於她，最重要的是在活的形象裏，表現人民真實生活的有力工具，這是她對於文學的基本態度，也就是上邊所說的，創作是她的戰鬥生活的一部分。

在藝術上，她首先要追求的是真實。在大地在苦難中一書的後記裏，她說：『我沒有寫過一件不真實的事實，我的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從活生生的現實裏取出來的。』她的手法是真實，勇敢，鋒利，明快。她沒有怪誕的譬喻，華麗的形容語，矯揉造作的對比與浮光掠影的空談。她所寫的一切，都是嚴肅，莊重，質樸，大方。

她最注意尖銳而迫切的現實問題，她厭惡那些把文藝當作防空洞的逃避現實的作家。換一句話，她是不主張『文藝無用論』的。

魯迅先生說：『真的勇士，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。』瓦希列夫斯卡是不怕這悲慘的人生的。在她的作品裏，處處寫到生活的悲慘，可是這兒却沒有悲觀的陰影，沒有消沈，絕望的色調，相反的，她的作品裏，處處充滿着豪邁、勇壯、剛毅、樂觀的精神。她愛人民，相信人民的力量，她的著作就是指引人們向光明挺進的火炬，是鼓舞人們爲自由而戰的號召。她的現實主義，是革命的，樂觀的現實主義。

她開始寫作得很早，在中學讀書的時候，已經開始寫抒情詩。

後來同她的第二個丈夫從事工人運動的時候，有一次五一節來到了，她的丈夫對於五一節晚會的遊藝節目找材料，在書裏找來找去沒找到適當的材料。瓦希列夫斯卡就自己下手寫起來。在幾天之內，她對遊藝會寫了小調，集體的和個人的朗誦詩，劇本等等。整整的來了一全套，當時得到觀衆的極大的歡迎。這使她又想起自己的文學才能了。過了些時以後，她有一次探獄回來，就把自己所見的寫了一個短篇小說，登到華沙日報上。接着就又寫了一些。過去她在舊貨市上，在大街小巷裏所得的下層生活的悲慘印象，現在都來到她的筆下了。

等到作者曉得自己的這些作品，發生了一些作用的時候，她就永不擱筆了。於是她就今天來一篇關於公司雇傭僕役的速寫，明天來一篇關於磚瓦廠工人生活的素描。日積月累，從這些報告，速寫裏，後來就產生了她的第一部作品——日子的面貌。這兒反映了波蘭社會下層在飢寒綫上呻吟，掙扎，苦鬥的一面。是波蘭城市工人悲慘生活的記錄。費了幾許周折，這部著作才在一九三四年出版（一九三五年蘇聯俄文本出版）。

這部書出版以後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。作者在自己的回憶裏寫道：

『我得到一個革命工作者的一封信，那信上說，當他最艱苦的時候，我的書給他一種鬥爭的勇氣和新的力量。有許多人對我說，他們讀了日子的面貌，他們對於過去好多不明白，不知道的事情，現在都明白，都知道了。於是我了然在勞動者爲了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裏，書籍也是一種武器。於是當生活在我面前提出新的問題，起了新的現象的時候，當我看見強暴和不公平的時候，我就寫起書來抗議，來把實際情形告訴人們，幫助他們來奮鬥。』

這些話同時也說明了作者創作的動機。

她在這兒寫社會生活的黑暗面，寫大多數人民的痛苦，可是她除了寫這些痛苦、窮困，以及由窮困而來的生理上的退化和道德的沈淪以外，她能揭示，能表現出來被現社會所絕滅的這些人物的高尚、勇敢、自我犧牲、渴望自由的精神。因此作者從她的第一部著作出世起，就被尊爲與高爾基並列的大家了。如果說高爾基是俄國革命的海燕，那麼，瓦希列夫斯卡可以說是新波蘭的先驅者。

她的第二部著作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祖國（一九三六年蘇聯俄文本出版）。這是寫雇

農生活暗淡的。

作者還在克拉科附近學校教書的時候，就認識了一個飢寒交迫，沉默寡言的老雇農。她看過他住的比主人的牛欄還不如的小棚，看了他的一切生活。她才知道這位可憐的老頭，從前曾經積極的反對過帝制，坐過獄……後來他爲了『獨立波蘭』而奮鬥過，以爲『自由的波蘭』將沒有外來的侵略者』，『那兒將有真正公道的人民幸福的生活』。『獨立波蘭』來到了，而人民却只有幻滅，幻滅。『真正的祖國，在那兒人民是可以得到真正自由幸福的。』這是她在這部書裏所得的結論。

她的第三部著作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大地在苦難中（蘇聯俄文譯本一九三九年出版）。這是她到華沙以後，在緊張忙迫的社會工作裏產生的。

在長篇祖國裏，讀者還可以看到飢寒交迫的雇農，在羨慕着尙能溫飽的『自由的小掌櫃』，而二十年間的『獨立波蘭政府』的存在，使這些尙能溫飽的『自由的小掌櫃』，也喪失了所有的一切，陷於一貧如洗的慘境。『森林——是地主的，水——是地主的，耕地，草原——是地主的，總之除了空氣以外，一切都是地主的……』波蘭的農民，由破產而幾乎要到了絕種的境

地。於是人們求生的野火，到處燃起了。這是作者在大地在苦難中所顯示給讀者的。

她的第四部長篇是一九四〇年在蘇聯出版的池沼上的火焰（第一卷）。這是在『獨立波蘭』崩潰的前夜完成的。這部手稿在蘇聯用波蘭文、白俄羅斯文、烏克蘭文、俄文，以及蘇聯其他好多文字出版的。

這部書是寫波蘭的殖民政策，寫波列斯的烏克蘭人所受波蘭的雙重壓迫——民族的和階級的壓迫。這部書在藝術上都達到了更高的境地。這是作者在舊波蘭所寫的最後一部書。

作者到蘇聯以後，在沸騰的工作裏，依然繼續着寫作。她除了在真理報、消息報、紅星報及其他蘇聯報紙雜誌上寫論文、小品、短篇小說外，還寫了兩本兒童小說：楊柳樹和人行道，及閣樓，寫了劇本巴爾杜什·戈洛瓦次基及續寫着池沼上的火焰第二卷，這本書將描寫東部波蘭的人民在新生後的生活。

衛國戰爭的颶風，把她捲到前綫上，投到砲火裏了。她穿着戎裝，同紅軍戰士們肩並肩的馳騁於疆場上，將自己所目睹，所體驗的活生生的可泣可歌的事實，寫成好多報告和短篇小說之外，在戎馬倉皇裏，又完成了一部碑石似的巨著，這就是蘇聯批評界譽為『蘇聯文壇上的重大

收穫』而榮膺一九四二年度斯大林頭等文藝獎金的虹。同時她還根據這本小說，寫了一個電影劇本。想不久之將來，這部作品在銀幕上與觀眾見面了。

三

蘇聯文壇上的盟主，兩次得斯大林頭等文藝獎金的阿·托爾斯泰，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，在蘇聯科學院作了一個報告，題目叫做『二十五年來之蘇聯文學』，他在這報告裏說：

『蘇聯文學，在這次戰爭裏，開始了新的時期：牠走到戰壕裏，入到工廠裏，牠成了作戰人們的活的和直接的呼聲，差不多成了人民的創作了……』

在同一的報告裏，托氏又說：

『今天的蘇聯文學，達到了道德的和戰鬥的俄國人民的英勇事業的最高峯。今天的蘇聯文學，是真正的人民的文學，是全體人民所需要的高超的人道主義的藝術。這樣的作品，如萬·瓦希列夫斯卡的虹等……』

虹的出版，是蘇聯文學上的一件大事，是衛國戰爭中，蘇聯文壇上一部輝煌的巨著，被推為

『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模範作品』。在這兒所表現的一切，都是作者的深刻觀察到，體驗到，思索到的。她同紅軍一塊兒轉戰於烏克蘭戰場上，同紅軍一塊兒走了許許多多的烏克蘭的鄉村。虹是她在這戰爭的血火裏，親身觀察，體驗，思索的結晶，是用心血凝成的碑石。這不是空想，不是虛構，而是蘇聯愛國戰爭中一段悲慘壯偉的史實。

在蘇聯婦女反法西斯委員會的電稿瓦希列夫斯基訪問記裏，作者告訴虹的來源說：

『當我和紅軍部隊在一起的時候，我得到機會訪問了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村莊。在敵人佔領過的一個村莊裏，我看見一個年輕女子，在同她兩個將要疏散到後方去的孩子話別，而她自已却留到村裏，參加了游擊隊。』

『在路上的時候，我們又看見了一個年老的農婦，提着一個籃子走着。我們叫她搭我們的車走，可是她拒絕了：『我要留在這兒幫助游擊隊的。不管怎樣，我一定會取得我的代價的。』這兩個蘇聯的婦女，也正像其他千千萬萬的婦女一樣，正準備着用一切代價，來保衛她們的祖國呢。』

『在烏瓦洛夫城附近的一個村子裏，有人告訴我一個平常農婦的故事，這農婦的名字叫

亞力山德娜·戴麗曼。當德國人佔領了她的村子的時候，她就逃到游擊隊裏，同游擊隊一起去打德國人。最初，她在游擊隊裏燒飯，洗衣，後來就被派出去擔任偵察的工作，她常常供給了許多寶貴的情報。部隊裏面，從沒有一個人想到她是懷孕的女子。爲了不使人阻止她去擔任最重要的工作，她儘可能的隱瞞着自己的懷孕。可是產期逼近了，她就決定回到村裏去。一連三天她都順利的躲過了敵人，可是在第四天就被敵人弄去了。在冰天雪地裏，這個將要生產的女子，被剝成裸體，深夜裏，被德國人趕着在街上走着，叫她指出那些是游擊隊員的家庭。

『早晨的時候，德國兵把她痛打一頓，就把她關到敵棚裏。她在那兒生了一個兒子。德國人又開始來折磨她，威嚇她，要把她的兒子殺死。她始終頑強的反抗着，最後，德國人惱起來，就把她的兒子殺了，並且把她自己也投到冰河裏。』

『這女人的故事，深深的打動了我的心。我真被蘇聯婦女們的這種道德上的力量所震服了，在這戰爭期間，我更有機會看到這些婦女的榜樣，在我所寫的這個電影劇本裏面，這位犧牲了的女英雄亞力山德娜·戴麗曼，是一個主角，這兒改名爲娥琳娜。在我描寫這些女英雄的時

候，我不藉助於任何想像，差不多每一個人物，都是從真實生活中描繪出來的。』

作者取一個暫時被德軍佔領的烏克蘭的村莊做例子，來寫敵後婦孺老弱的英勇的苦鬥，來顯示蘇聯人民在空前艱苦的考驗裏所表現的團結、自信、堅決與英勇無比的愛國主義。

×

×

×

在藝術手腕上，作者在這部書裏，也達到了最高的境界。作者一開始就用戲劇性的描寫，擒住了讀者的緊張的注意。

嚴冬。在凍成石頭似的地面上，躺着一個青年。他的太陽穴上有一個小傷口，一隻腳掌凍得脫落了，骨頭外露着。母親在悲哀的沈默裏，站在死者跟前。她低語着：『好兒子……』作者在這兒寫着母親探望陣亡的兒子的情形：

『她沒有哭。乾巴巴的眼睛望着，看着，感受着這一切。感受着兒子的黑鐵似的面孔。感受着太陽穴上的小孔，脫落的腳掌和那表現着臨死痛苦的唯一的現象——那好像彎爪似的痠瘁的插入到雪中的手指。』

『女人把被風吹來的，向後撐着的黑髮上的雪，輕輕的抖擻了一下。一縷黑髮，落在額頭上。她不敢去動牠——那一縷頭髮，貼到傷口上，長到傷口上，被血粘到那兒。』